

## 乡情

## 亲爱的井把巷

□杨永敏

村里人都把这条巷子叫井把巷，那是承载人们生命与希望的地方。

井把巷呈东西走向，巷子中间有口老井。水是生命之源，当年村里人建房修巷时，为了保护这眼老井不被破坏，特意从其周边拐了一个很大的弯，造成了整条巷道不端直。因其形状像极了井轱辘人摇的井把，村里人就将其称作井把巷了。

井把巷不深，也就五六十米。巷道由砂石碎粒铺成，下雨天人们走在上面，不会滑倒；雨水大的时候，砂粒上还会泛起朵朵蘑菇样的水花，真是漂亮极了。井把巷里住着十来户人家，南北两边是一排排对应整齐、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。每座院子里都有几棵桐树、榆树、枣树、杏树点缀，树叶伴随着四季寒暑冷暖变换着颜色，把一方小小的农家院落装点得多姿多彩、诗画般妖娆。

井把巷里的房屋大多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土筑的围墙坚固厚实，土打的屋基青瓦行行。柴门外面，

有青石或砖块砌好的石墩，那是乡亲们吃饭或歇脚时聊天的地方。

鸡叫头遍，鸟儿就开始在房檐屋顶和树林间歌唱了。闲不住的女人们最先起床燃起希望，灶膛里，被点燃的柴火噼啪作响，清晨升腾于房檐屋顶上的炊烟，催发得井把巷顿时热闹起来。朝霞中，男人们身背犁铧、手牵耕牛开始下地，预备铃声响起，孩子们挎着书包奔向学堂。挨到前半晌，下地的男人们和放学的孩子们回来了，女人们手脚麻利地从锅里端出热腾腾、香喷喷的饭菜，一家老小围坐在小桌边吃着、笑着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好不热闹。

生活在井把巷里的人们生活虽说不算富裕，可大家在一起相处得十分融洽，都是你家有事我家帮，我家有难他家扶，东家有好吃的送西家，西家蒸包子给东家，大家和睦相处，亲情满满，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。

这种欢乐幸福、充满着浓浓亲情和深深爱意的农家生活画面，就这样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在这小小的井把巷里演绎着、重复着……

井把巷中央的老井，被人们视为命根子。挑水是每家每户每天都要做的头等事。天不亮，叔叔婶婶、哥哥姐姐们就肩挑手提着自家的水桶，叮叮咣咣地在井把巷间来回穿梭。老井边的皂角树下，等候打水的人排了长长一溜。等候间隙，男人们聊着田地里的庄稼收成，女人们谈论着家长里短，一时之间，小小的井把巷人声鼎沸，鸟儿雀跃，欢乐的情景好似赶集般热闹。

后来，随着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不断加快，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殷实富足了。如今，生活在井把巷的十多户人家，小土房翻盖成了新瓦房，砂石路硬化成了平平展展的水泥路面，各家各户安上了自来水管，用起来特别方便。那口老井，也日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。

如今，出现在井把巷中央老井原址上的小花园，已成了人们茶余饭后休闲娱乐、手机拍照的打卡地。井把巷和老井一起，在美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，最终完成了它的华丽变身。

## 游走

## 人间天堂里册峪

□王昊

我对大山的印象，从来都是杂草丛生。前几年，在朋友再三邀请下，我们一起去游山——中条山深处绛县五庄镇辖区的里册峪。而后，大山在我脑海中便有了“乾坤大挪移”般的转变。
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，眼前的一切令我惊叹，美丽风景一览无余，顿时有了“人间天堂”之感。我深深陶醉在从未感受过的新鲜空气里。远远望去，那一座座高大挺拔的大山，好似一个个巨人般昂然耸立，天空飘浮着几朵白云，映着周围愈发蔚蓝……此景真乃诗情画意。

我仰着头，忽然被一块鹅卵石绊住前行的脚步，本能地低头，却惊奇地发现，原来不仅仅是高空，就连这被我忽略掉的大地之景，同样让人惊喜。

一块块高高低低排列的石头，一眼望不见边际。圆的、方的、大的、小

的，四边的、不规则的，红的、黑的、白的……应有尽有。顺手捡起一块石头仔细观察，只见层层叠叠的花纹排列整齐，却又有些模糊。虽是一块儿小小石头，它却在简简单单中详细地记录着悠悠岁月，实乃历史沧桑之凭证。

女儿在兴奋中忽喊：“爸爸！好漂亮的石头呀！我就没有见过！”随之，我们开始寻找更加漂亮的石头，渴望着发现新的发现。

女儿又喊道：“爸爸！我的鞋湿了，好凉呀！”我朝着女儿往回返：“傻女儿，你怎么往水里走呀！”女儿委屈道：“我又没看见水，我踩下去鞋就湿了！”说着，脸上还透着脚被冰到的诧异。

也难怪，穿过石头的一条条小溪清澈见底，如果不是仔细瞧，根本发现不了水的存在。

水里的石头看上去更加光彩照人，一条条小鱼排着长队欢快地游着，一只只螃蟹自由地坐卧在水底，

成群结队的小蝌蚪快乐地点缀着溪流。

风，轻轻地吹着，清凉中似乎带有一丝寒冷，但还算舒适，如此空气我们大可尽情地呼吸。

我们开始野餐，不远处有孔不大不小的洞。洞里伸出一条小溪，分叉出来一个直径大概一米多的潭子。过路人讲，那水可以喝，对身体百益而无一害。于是，我试着尝了一口，果然清凉甘甜，顿感神清气爽。忽然想起儿时之事，母亲在山中给我带回的“圣水”，就是如此味道，丝毫不差。我继续喝了第二口，第三口……

过路人又述：“到了冬天，这潭子非但不会结冰，而且还会冒热气呢！”

渐渐地，天色已晚，我们意犹未尽地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回到家中，我津津有味地给妻子讲述着里册峪的风景，翻看着“人间天堂”般的照片，妻道：“这完全不亚于书中的江南景色嘛！”

## 情思

## 想起老爸

□王小英

那天，我听着那首熟悉的歌曲《懂你》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了下来，和老爸曾经生活的点滴瞬间涌上心头。老爸留给了我一生的财富：勤劳、善良、坦率、包容、坚强、果断。

老爸是我一生的骄傲，他为人师表，桃李满天下，默默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奉献着。他一生充满智慧和力量，又充满坎坷和艰辛，每每想起他，我既心疼又思念如潮。

老爸是一个执着的人，他为人豪爽，处事干脆利落，所以别人都很乐意和他交朋友。爸爸对我们要求很严格，时常教育我们如何做人、处事，我们兄妹几个都很听话。

老爸一生吃苦耐劳，不计得失。奶奶早逝，家里兄弟姐妹多，他排行老四，但他肩负着老大一般的责任，敬重哥哥，体谅弟弟，有啥苦活儿累活儿，他总是自己担着。后来，从水利

学校毕业后，他被分到邻村任教，每天需要走过蜿蜒盘旋的山路，为他的学生上课，批作业。

我10岁那年暑假，他忙着家里的庄稼，还和伯伯一起开发院子，用镢头把这块大的黄土凿成窑洞。爸爸一声令下，就开工了，他用尽全身力气打窑，高度、弧度、水平线……他都把握得当。当经过千锤百炼的一孔窑洞展现在眼前时，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。后来，经过“精雕细琢”，窑洞变得窗明几净，墙体雪白。大哥结婚时，用它做了新房。现在，我们每逢夏天都要回到冬暖夏凉的窑洞，陪老妈住几天。这里也承载着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。

老爸对儿女挚爱有加。我结婚后，老爸也退休了。每年三四月，老爸喜欢在我家住一段时间。那时，我常陪着他上街看看，去商场转转。他总喜欢停下来看路边的人下棋，也喜欢和我们开玩笑。和他朝夕相处，就像

生活在阳光的沙滩上，带给我们很多温暖和爱。

2007年3月20日，是个痛心的日子，爸爸被确诊为胃癌晚期，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。我们不敢告诉他真相，只是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，让他在医院接受治疗。渐渐地，他自己也感觉到不好，每天不言不语。看着至亲至爱的人一天天饱受病痛折磨，我们偷偷落泪，心如刀绞。就这样，父亲痛苦地煎熬着。那年9月26日，父亲永远离开了我，享年只有67岁，他走得匆匆忙忙，好可惜……

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父亲，他有着坚实的臂膀，大海一样的胸怀。父爱如山，让我在过去的时光里回味无穷。我有多爱您，却已来不及拥抱，我有多想再孝敬您，却已经不可能，只有把您深藏心底念念不忘，和别人谈起您时我泪流满面，而我只能穿行于思念的渡口。老爸，您的爱永远伴着我，给我带来温暖。

## 心语

## 秋之语

□孙锐锋

中秋佳节，珍惜团圆。授业育才，教师奉献。重阳登高，宁静致远。秋高气爽，白云蓝天。春华秋实，金山银山。秋收冬藏，以丰补歉。望穿秋水，殷切企盼。平分秋色，和谐共建。春兰秋菊，竞展画卷。春秋笔法，史实褒贬。纪律严明，秋毫无犯。各有千秋，品格不凡。

秋风扫落叶，气势多威严。

世间多少事，不能求十全。萧瑟秋风起，时过境也迁。老气不横秋，修心保平安。秋后莫算账，公道在人间。代有精英出，各自谱新篇。

流年似水，岁月如烟。愿我们这些老者，敞开心扉，再上新台阶，去拥抱生活馈赠的每一缕阳光，迎接下一个金色秋天！

## 品味

## 柿子红了

□彭建国

“一夜寒露风，柿子挂灯笼”，又到了柿子成熟的季节。我们家乡的峨嵋岭上满山遍野的柿树层林尽染，犹如一片红色的海洋。陶醉在这美好的景色之中，我心旷神怡，感慨万千。

每当柿子红了的时候，一串串红艳艳的柿子，像盏盏火红的灯笼，点亮了故乡的秋天。此时，我总会有一种思乡的情怀，回味着柿子丰收带来的期盼和快乐。

采摘柿子是我儿时最开心的事情。每年过了中秋节，柿子虽然还是硬邦邦的，母亲就叫我们采摘柿子。于是，我们全家总动员，带上工具，拉着小平车，向柿园奔去。我攀缘上树，扬臂揽筐，根据柿子生长的部位变换着攀爬位置。光滑的柿子捧在手心，心里不由得生出一股喜悦。树下，母亲和弟弟、妹妹一边谈笑风生，一边采摘捡装着柿子，装得盆满、筐满、车也满。那欢乐的场面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吃柿子要专拣软的吃，牙齿在柿子皮咬个小孔，轻轻吮吸上一口，那红红的汁液，甜丝丝、软糯糯，如蜜汁的柿肉，甘甜爽口，一直沁入心底，令人神清气爽，回味无穷。

最美味的当数柿子饼，那是家的味道。一口黑锅，几颗熟透的软柿子洗净，剥去外皮，揉成泥状，将柿子泥倒入面粉中，揉匀静置几分钟，擀成圆形，在锅里烙成甜甜淡淡的饼子，便是最好吃的美味佳肴。

每次母亲烙柿子饼时，院里炊烟慢慢升起，柿子甜甜的香味儿便充满小院。我们兄弟姊妹更是急不可耐，围在母亲身旁，眼巴巴看着正下锅的柿子饼，馋得直流口水。我抓起一个刚出锅的柿子饼，烫得手指直发抖。母亲看到了总是笑着说：“慢点儿，慢点儿。”在我们抓耳挠腮的急切盼望中，母亲将一盘做好的柿子饼，放在院里的小桌上，我们你争我抢，其乐无穷。那种浓香、那种甜蜜、那份纯真、那份快乐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去年深秋的一个周末，我们驱车回到乡下，徘徊在自家的柿树下，风风火火摘上一会儿，然后两手抓住枝杈杈使劲摇晃，一个个柿子“噼里啪啦”落了下来。孩子们举起竹竿把“赖”在树枝上不下来的，风卷残云般敲了下来，匆匆忙忙装好，运回家放在那里，慢慢等着柿子成熟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转眼又是一年深秋时。在秋风的吹拂下，柿子又红了，故乡的许多事情虽已淡忘，但对儿时和母亲一道摘柿子，享用母亲精心做成的柿饼、柿面馍和柿子饼的情形，依旧念念不忘，真的让我好生怀念。母亲，您是我们故土的气息和呼唤，是充满阳光温暖丰硕的田野，是远离都市喧哗、回归心灵寂静的最后停泊地，是我们永远温馨的港湾！

柿子红了，我心中永远的风景。